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閩劇)

荔枝換絳桃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福州安泰橋利涉坊有一賣畫青年艾敬郎，五月端午在西湖賣畫，遇見少女冷霜蟬，二人互慕才華，彼此傾心，從此戀戀不忘。艾敬郎與冷霜蟬本係隔河居住，兩樓相對。後艾、冷二人隔樓投書擲挑，互表情意，艾敬郎又托歸大娘為媒，二人遂訂成婚誼。當時王延翰在福建自稱閩王，拆民房築宮殿，選民女充嬪妃。艾冷二家為免風波，便及早行婚。結婚那日，冷霜蟬却被強選入宮，艾敬郎冒死闖宮向閩王索取冷霜蟬。閩王對冷霜蟬加以威脅利誘，想使她屈從；又以高官厚爵賜與艾敬郎，叫他另娶。艾冷二人誓死不從。閩王大怒，將二人關入柴塔內焚燒。二人被焚死後，烈火中有一對鴛鴦向天空飛昇而去。

出版者的話

福建地方戲曲是豐富多采的。據目前的統計，全省就有十三個劇種；劇目更是計不勝計。這些戲曲在表演形式、藝術風格、語言、音樂上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它們在羣衆中間經過長時間的錘鍊，都成爲非常優美、生動、精鍊的藝術形式；許多劇目的內容都是反映了勞動人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抗，反映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多少年來，這些戲曲爲廣大羣衆所熱愛着，因此，使它得以長期流傳下來。

地方戲曲是我們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從前封建統治階級和反動政府，給廣大人民製造了深重的災難，使民間戲曲藝術得不到發展，許多藝人被迫改行，許多優秀的劇目失傳；同時統治階級又利用戲劇來宣揚封建的反動的思想，毒害人民，使民間戲曲沾染了封建、迷信、色情等不健康的毒素。解放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心和扶持之下，福建的地方戲曲工作，得到了很大成績，藝人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許多優秀的民間劇目不斷被發掘出來。

爲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民間戲曲的優良傳統，貫徹毛

主席指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我們選擇和整理本省各劇種的優秀劇目，編輯「福建地方戲曲叢書」，陸續出版，以適應廣大人民和戲曲工作者的需要。在整理中，我們盡量做到保留精華，去除糟粕；但由於我們對這一工作缺乏經驗，又受到水平的限制，衷心地希望戲曲藝術工作者和廣大讀者給予我們指導並給以大力支持。

一九五五年十月

時間：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公元九二七年）

地點：

福州

人物：

艾敬郎

冷霜嬋

歸大娘

容氏

舒氏

王延翰

遊客甲、乙、丙……

武士甲、乙、丙、丁

內侍甲、乙

喜娘

轎伕

宮女四

第一場 邂逅

時：後唐莊宗同光四年（公元九二七年）五月初五日。

地：福州西湖。

景：西湖荷亭一角，遠望隱約可見五門橋。

【端午節的下午，紅日如火，一片龍舟競渡聲，夾雜着遊人鼓噪聲，由近而遠。

【艾敬郎挾畫幅一東上。

艾敬郎：（唱「習山腔」）

西湖簫鼓慶端陽。

內競渡聲：划來呀！嗨！

艾敬郎：（接唱）

扇影釵光映荷塘，

內競渡聲：划來呀！嗨！

艾敬郎：（接唱）

且把丹青供衆賞，

換得甘旨奉親娘。

內競渡聲：划來呀！划來呀！嗨喲嗨！

艾敬郎：（上亭四顧）今日端陽佳節，西湖競渡龍舟，遊人紛紛，十分熱鬧，這荷亭乃是西湖路口，不免將畫幅

懸掛亭前，以供遊人賞鑒。（掛畫）

【遊客甲、乙、丙……等三三兩兩分上。

遊客甲：（唱「紗窗外」）

慶端陽既飽且醉，
乘興看龍舟。

遊客乙：（接唱）

「白馬」對「青蛤」，
競渡奪錦標。

遊客丙：（接唱）

笙簫鼓樂響徹雲霄。

三 人：（接唱）

車馬湧如潮。

遊客等：（接唱）

佳節好逍遙。

【又一陣龍舟競渡聲，遊客們分下，只留甲、乙、丙三人。

遊客乙：（指亭上）兄台，這做甚麼？

遊客甲：艾敬郎在此賣畫。

遊客丙：賣畫的，你能不能畫壽身？

艾敬郎：小生不是畫匠，只畫山水、人物、花鳥。

遊客乙：只畫山水、人物、花鳥，還不如壽身有用呢。

艾敬郎：（苦笑）……

遊客甲：（阻止同伴）哎，艾先生乃是有名的丹青妙手，你們不要胡說。（對艾）艾先生，大作讓愚下一看。

艾敬郎：先生請看。

（唱「紗窗外」）

這一幅「漁舟唱晚」，

這一幅「樵擔歸煙」，

這幅是「耕雲隴畔」，

這幅是「映雪牕前」。

遊客甲：果是好畫！每幅定價多少？

艾敬郎：定價三百。

遊客丙：小小一張，也值三百？

遊客甲：三百確是便宜，待愚下付銀選購（付款選畫）。

【遊客乙、丙也將畫幅翻看。

【迅雷一聲，天色突變。

遊客乙：哎呀，雨要來啦，快些回去吧。

遊客丙：快走快走。（三人同下）

【艾敬郎看看天色，急忙收畫。

【冷霜嬋、歸大娘同上。

歸大娘：（接唱「紗窗外」）
冷霜嬋：

突然間雷聲隆隆烏雲遮半天，

趕快進城莫留連。

歸大娘：（接唱）

不覺來到荷亭前。

冷霜嬋：哦，大娘，這裏就是荷亭，你我快到亭中避雨。

艾敬郎：（聞聲抬頭一看）啊！大娘，你也來看龍舟啦？

歸大娘：啊，敬郎，你也在此，大娘是和冷姑娘同來的。

【艾向冷施禮，冷稍稍欠身答禮。

艾敬郎：大娘，大雨將至，快上來吧。

歸大娘：好。霜嬋，一同上亭。

【歸、冷上亭。冷見畫幅，上前翻閱，頗感驚奇，艾敬郎見狀亦暗驚。

冷霜嬋：大娘，此畫真好！上面還有題詩，真箇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艾敬郎：（旁白）啊——呀！看不出閨閣中，有此卓識的女子！

歸大娘：霜嬋，你看畫好，何不照樣繡它一張？

冷霜嬋：大娘，姪女就是能夠繡得這畫的形象，也繡不出這畫的精神呀。

艾敬郎：（旁白）好眼力！（上前）大娘，聽此位姑娘高論，原來却是方家。

歸大娘：敬郎，冷姑娘一肚子好才學。她才由延平搬來，住

在大娘鄰近。

艾敬郎：姑娘却是高才，敬請賜教。

冷霜嬋：信口胡言，先生莫怪！

歸大娘：敬郎，雨快來了，還不收畫？

艾敬郎：啊，是是是。（收畫）

【突然暴雷一聲。

【武士甲、乙奔上。

武士甲：呔！你等在此何幹？

艾敬郎：我等在此躲雨。

武士乙：這裏不准躲雨，快些走開。

艾敬郎：荷亭乃是公衆遊玩之處，何以不准躲雨？

武士甲：何必多問，趁如今雨還未下，快快走開！

艾敬郎：雨雖未下，天色陰沉的很，如果走到前面曠野，下起雨來，小生不要緊，婦道人家，如何受得？

武士乙：哎呀！「好講不消受」，將他驅逐就是，何必嚕囁？

艾敬郎：哎！

（唱「拍齊」）

道理不明！

此處是荷亭

因何如此盛氣凌人？

冷霜嬋：（接唱）

與他講理無異對牛彈琴。

武士乙：（接唱）

別多話快走開不准挨停。

【推艾出亭外，摔畫於地，歸急扶艾，冷檢起畫幅，武士上前欲推冷。

艾敬郎：（攔住武士）不該如此！

武士甲：一向如此！

艾敬郎：哼！

（唱「拍齋」）

道理要講！

武士甲：（接唱）

要講索性就共你講，

我王爺看龍舟才過五門壩。

武士乙：（接唱）

突然間烏雲蔽天雷聲亂響，

他要來亭裏躲雨你等快回轉。

歸大娘：（接唱）

縱使王爺要躲雨也何必這樣魯莽？

武士甲：魯莽就魯莽，你便怎樣？

歸大娘：怎樣？……

（唱「拍齋」）

你未免太逞強！

武士乙：（接唱）

我不說量你也不了然，
我王爺就是當今大閩王！

冷霜嬋：（接唱）

大娘何必與他計較短長？

歸大娘：（接唱）

你莫怕惹事，有我大娘，
「蝦蟆兵」「蚱蜢將」太也猖狂！

武士甲：咦咦咦，好橫呀！

歸大娘：是你橫是我橫？常言道「吃物吃味，說話說理。」

艾敬郎：大娘，你老人家不必動氣，待小姪與他理論。

武士乙：理論？給我到王府去理論。

武士甲：對！把他帶走！（正要動手）

【內侍甲上。

內侍甲：你們來了半天，又和人家爭吵！

武士甲：公公，叫他們走開，他們竟敢違抗。

內侍甲：如今乾雷無雨，王爺不再前來，不必計較就是。

——（看見歸）咦，原來歸大娘在此，這真是「大水
冲倒龍王廟」了，（向武士）你們快去保護王爺。

歸大娘：吳公公，你也來看龍舟啦？

內侍甲：我是來伺候王爺的。

武士甲：（拉內侍甲至旁）公公，她是誰？

內侍甲：你不認得？這是歸大娘，是王爺的乳娘。

【武士甲、乙面面相覷下。

歸大娘：吳公公，他們怎麼這樣的橫行霸道？

內侍甲：（乾笑）嚅嚅嚅，他們不認得你，因此冒犯。——
啊，大娘，你好久不到宮中，國太還時常問起你呢。

歸大娘：我因喜愛家居清靜，未曾進宮。王爺近來好嗎？

內侍甲：王爺還是那樣，很難伺候，近來又大興土木，建築
宮殿；（壓低聲音）聽說還要采選宮娥。——哎呀，
說得太久，只怕王爺呼喚，我走了。

歸大娘：公公好走，國太面前替我請安。

內侍甲：是是是。（下）

艾敬郎：大娘，這班人如此可惡，要不是你在這裏，不知他
們會做出什麼事來？

歸大娘：唉！真是無法無天，把你推了一交，受傷沒有？

艾敬郎：幸得大娘相扶，未曾受傷；這些畫幅，多蒙冷姑娘
撿起，也未被撕毀。

冷霜嬋：大娘，這一班人侮辱斯文，真教人生氣！

歸大娘：氣也無益，我們回去吧。——敬郎，時間不早，你
我一路同行。霜嬋，何如？

冷霜嬋：（被她一說，反而難爲情地）這……

艾敬郎：（見冷沉吟，如有所悟）啊，大娘，小姪有事在身，要先行一步。

冷霜嬋：（想留艾，但又不敢）……

歸大娘：你回到家裏，你娘面前替我問好。

艾敬郎：小姪遵命，告退了。（揖、下）

冷霜嬋：（怔怔地望艾去路）……

歸大娘：霜嬋。

冷霜嬋：（一驚，旋即鎮定）大娘，時間不早，快些走吧。

歸大娘：嚶，大娘這樣年紀，怎麼走得快。——還是慢慢走着。

冷霜嬋：那你我就慢慢談着回去。

歸大娘：走吧。

冷霜嬋：大娘請。

【二道幕閉。

歸大娘：霜嬋。

（唱「江湖疊」）

你要跟大娘一路談談，
聽大娘對你說西湖舊淵源，
當日因爲興水利，
鑿湖引水灌溉田園。

冷霜嬋：（接唱）

這乃是俗套故典說有何用？
還是講眼前事使我了然。

歸大娘：（接唱）

眼前事一件件你都看見，
不過是遊西湖熱鬧非常，
看龍舟遇着雷聲隆隆，
許多人爲此虛驚一場。

冷霜嬋：（接唱）

姪女也不聽你說天氣。

歸大娘：（接唱）

這不聽那不聽難爲我大娘。

（微笑，旁唱）

分明霜嬋話難出口，
早被我猜透她腹腸，
她既然不說我也「詐眠夢」，
看看到底誰先開言。

冷霜嬋：（接唱）

大娘你別的事不必說，
只要說此刻——（說不下）

歸大娘：（接唱）

此刻離荷亭半里路，

那邊是西澗這裏去西門。

冷霜嬋：哎呀大娘，也不要你說這……

歸大娘：那要說甚麼？——你不說出來，大娘怎麼知道？

冷霜嬋：這——

歸大娘：這什麼？

冷霜嬋：走吧！

（接唱）

過西門，

轉城牆，

這裏轉彎善化坊。

（旁唱）

只見他在前面獨自行走，

他有心避嫌疑益見端莊；

本當向大娘相動問，

怎奈此事難以開言，

倘使今日不查明白，

怕只怕錯過好機緣。

歸大娘：（接唱）

善化坊轉彎過去是驛裏，

三叉路文儒坊、衣錦坊。

冷霜嬋：（接旁唱）

看看前面家門快到，
顧不得嫌疑只好開言。

大娘，

你看前面那一位？

歸大娘：哪一位？那一位男的嗎？

冷霜嬋：是，就是他呀。

歸大娘：（故意地）他是誰，大娘看不清楚。

冷霜嬋：（無奈地）哎呀！……

（接唱）

他就是適才在荷亭上面，
那一位——

歸大娘：（接唱）

——是否那艾敬郎？

冷霜嬋：（含羞地點點頭）他爲人怎樣？

歸大娘：（接唱）

敬郎這孩子十分可愛，
爲人忠厚心地善良，
詩文又通畫又好。

冷霜嬋：（接唱）

他的畫實在不比尋常，